



如何理解现实、把握时代、更好地塑造儿童文学的典型人物,提升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水平,是新时代对儿童文学提出的新期待。本期特邀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姚苏平撰文,立足近年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创作实践,探讨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成绩、突破与问题。

——编者

近年来,在打造主题出版精品图书的催化下,一批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相继问世,题材涵盖抗日战争、中国核事业发展、油田开发史、生态环保、戍守边疆、社区治理等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历史性的主题。如徐贵祥“越过岁月的万水千山,回到孩子们身边”的佳作《琴声飞过旷野》将目光投射到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艰辛跋涉;孟奇、杨飞的《乌兰的孩子》再现了中国核基地草创期的克服万难;于潇浩的《冷湖上的拥抱》用充满质感、意识流的方式刻画了一代油田人的峥嵘岁月;杨志军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在动物传奇和人性辨识中抒写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之歌;曾有情的《金珠玛米小扎西》向戍守西藏边疆军人投下深情一瞥;徐玲的《长大后我想成为你》关注的是社区治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主题;韩青辰的《我叫乐豆》中乡村民警对留守儿童尤其是服刑人员孩子扶志扶智……这些作品在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前提下,将“儿童”推举到国家变革与发展的典型环境中,深描了在无数平民英雄的呵护与砥砺下“儿童”的成长与自我实现,用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召唤家国情怀,生成了气象万千的“少年”中国故事。

平民英雄与儿童成长

近年来,从事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创作的作家较为敏锐地体察和把握时代情绪,演绎出特定时代成人与儿童共同的情感结构,在为平民英雄“加冕”的同时,彰显了孩子的童真,也召唤着孩子的使命意识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最大的挑战,是要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社会、跌宕起伏的成人生活,与儿童的心理特征、情绪情感,自然地融合起来,而不是生硬地镶嵌与叠加。近年来,从事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创作的作家们能够沉潜到儿童的心灵世界,

域外传真

“跨国转向”:仍在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研究新课题

——第四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学术要述

□程 诺

2023年7月,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举行。本届论坛共有来自中国、英国、波兰、土耳其、乌克兰、澳大利亚、美国、印度、以色列、比利时、荷兰等十余个国家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参会,有近50位专家学者发表了学术论文及主旨演讲,进行了积极热烈的互动研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分会场主题包括“挑战全球化霸权主义视角的儿童观”“作为跨文化阅读教育资源的儿童文学”“二十世纪早期的儿童文学历史性跨国转向”“童话和民间故事的跨国改编与传播”“中国儿童文学的转向”“南亚儿童文学中的文化交流”“地方儿童文学的海外输出”“儿童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跨文化翻译与全球童书出版市场”“劳特利奇出版社的跨国机遇与挑战”等,主要关注儿童文学领域内日益频繁的跨国对话现象,具有显著的学术前沿性。近年来,儿童文学界普遍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需要突破英美文化惯例所规约的“童年”或“儿童文学”概念范式,发展出更为开阔的国际视角。本届论坛从历史和跨学科的视角探讨儿童文学“跨国转向”相关问题,思考或明或暗的多维度跨国元素如何打破儿童文学和儿童观的单向叙事,关注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提倡的国际交流模式,借此探索儿童文学领域内阐释历史的新视角,发现长期被埋没的重要文本的新意义,构建儿童文学“跨国转向”背景下的新研究方法或理论,以达成一场具有长远影响力的学术对话。

前沿而新锐的学术视野

本届论坛的与会学者普遍具有前沿而新锐的学术视野,围绕“跨国”这一主题,许多学者勇敢探索学术上的未知领域,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例如金伯莉·雷诺兹在发言《从交叉到

用儿童的视角注视着一段段鲜活历史,让更多的时代人物群像穿梭在儿童日常生活中,从而使当代中国“儿童的历史”散发着独具魅力的岁月气息。他们较为敏锐地体察和把握时代情绪,演绎出特定时代成人与儿童共同的情感结构,在为平民英雄“加冕”的同时,彰显了孩子的童真,也召唤着孩子的使命意识。

在《琴声飞过旷野》里,面对残酷战争,“茶山戏班”负责人和孩子们请愿到敌后发动宣传,同时侦察敌情。根据地的红军司令韦思源却说:“我一直有个想法,把孩子们转移到根据地最安全的地方,找个地方读书,让孩子们学知识。这些孩子长大了,要为国家做大事。一定不能让孩子们冒险了。”他拒绝让孩子们介入到惨烈战斗和血腥伤亡的场景中,始终保持着作为“儿童守护者”的成人的理性意识;在《乌兰的孩子》里,核基地的保障部部长严砺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始终把确保乌兰小学的物质供给作为工作职责,基地所有的科学家、官兵不约而同地将节省下来的粮食汇集给乌兰的孩子们;在《冷湖上的拥抱》里,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孟青山不时沉浸在勘探石油、失去同伴、钻井爆炸的往事中,他与孙女孟海云穿越时空的场景对话,映照了中国油田工人的筚路蓝缕;在《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里,环保志愿者李强为了对抗盗猎者、保护三江源的动物们,不惜离开家人,走上一条壮烈的不归路;在《长大后我想成为你》里,李抒恒放弃机关岗位,主动下沉到社区当主任。这些作品努力用平凡成人的“群像”烘托出热腾腾的时代精神,比如茶山戏班的李桐师傅、黄奎师傅在献身革命的同时,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乱世中的儿童;严砺的妻子任心哲医生,以及核基地的陈博士、马博士们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孩子们倾其所有;李强的父母和妻子以不同方式梳理、救护三江源的生态种群;李抒恒的妻子前往西部支教……这些闪闪发光的平民英雄是儿童身边最亲的监护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正是他们的桃李不言、身体力行,铸就了中国自力更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图景。

通过坚硬的历史逻辑和风貌各异的人物群像的濡染,“儿童”不再是菲利普·阿里埃斯《儿童的世纪》中指认的“被发现”的产物、不是“他者”,而是充盈着主体自觉和时代精神的中国少年。《乌兰的孩子》中,生活在建国初期军人家庭的严新文带着12岁男孩的鲁莽和率真;《冷湖上的拥抱》中,14岁的女孩孟海云经历了父母离异、从海南辗转到父亲再婚后的柴达木,她的敏感、细腻,和温润的杜亦茗、爽利的余君影等少女构成了不同气质的新世纪儿童群像;《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的小主角李海跨越了幼儿与成人期,故事的重点是懵懂的小海在和动物救护站里的红嘴鸭阳阳、金雕小白、小黄马遥遥、藏葵多吉等朝夕相处中,有了朴素和坚定的动物保护意识。他在一路追随妈妈寻找“失踪”爸爸的旅程中,逐渐通过和动物的“交流”而发现了爸爸因雪崩掩埋的冰洞,展开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动物和人类的联合营救行动;战争年代的儿童成长有着更快的速率,《琴声飞过旷野》中的韩子路是来自皖南农村的贫苦孤儿,怯懦自卑,唱戏、拉琴都乏善可陈,但是李桐等人的牺牲激励着她用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应对未来,逐渐成长为使用“琴声”的特殊方式为部队发送情报的小战士。

交流:作为西方儿童文学跨国化驱动力的战争》中指出,童年概念和童书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在实践中,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文化和儿童文学带来了巨大创伤,但二战前后的大量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也为儿童文学的跨国化带来了新的动力。朱自强的论文《中日“儿童文学”观念比较研究——以中日儿童文学发生期为中心》从独到的视角研究了“儿童文学”这一观念在中日两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形态差异,指出虽然中国的“儿童文学”观念在其发生期从思想内涵到词语表达都受到了日本的影响,但这一观念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化进程中,被不断注入本土的生命资源,成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理论。

论坛所涉及的学术话题大多站在当前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丰富开放而不自我设限。会上议题触及到了许多有趣的“学术盲点”,将之前被忽视的重要材料带入到国际学者的视野之中。埃蒂·戈登·金茨堡和安妮塔·康拉德合作的《米拉·洛贝的《儿童岛》(因苏普)》一文以奥地利儿童文学家米拉·洛贝的一部早期作品为例,研究该书先后以希伯来语和德语在不同国家的出版情况,指出该书的传奇跨国出版史是一个有趣的案例。洛贝的国际旅居创作挑战了传统意义上“国别”或“跨国”儿童文学的概念。亚历山德拉·维切尔凯维奇的《从奇幻的神秘乐园中撒英:拉夫卡迪奥·赫恩的中国和日本故事集在20世纪初的波兰语译本》一文讨论了跨国主义和文化交融的代表性人物拉夫卡迪奥·赫恩所收集的和中国和日本传统故事集的波兰语译本,认为赫恩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尤利西斯”,他在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文明游牧”与当时波兰文化界对于东方遗产的热情两相契合,对20世纪初的波兰儿童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迪蒂·维亚斯的《从关爱和坦诚到抱怨和不满:古吉拉特语印度摇滚曲的跨国转向》一文则追溯了古吉拉特语摇滚曲的跨国演变过程,指出商业印刷及当代数字化媒体平台的广泛应用减损了传统印度歌谣中的“母

性—自然”元素,人们应该警惕市场力量对儿童口头叙事文本的压制和抹杀,重新思考地方文化与跨国传播之间的关系。

各界力量的整合与凝聚

本届论坛的鲜明特色之一就是突破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整合并凝聚了广义儿童文学领域内的各方力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一直具有“实用性”及“商业化”的色彩,儿童文学的参与和研究者不仅包括作家和学者,诸如教育、出版、翻译、图书馆、美术设计、阅读推广、评奖审查等大量相关行业都与儿童文学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卫·阿尔蒙德在与卡内基奖工作组主席、奖项执行官杰克·霍普的对话中,分享了他的创作经历和理念。本土和跨国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以及创意写作对儿童读者的独特价值。在另一场主旨发言对谈会“书的背后:创作跨国儿童文学”现场,作家秦文君、插画家都蓉和英国儿童文学翻译家汪海岚,分别讲述了他们的跨国职业生涯,探讨了儿童文学跨国创作出版的困难与意义,强调了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并从不同的视角谈论了绘本《我是花木兰》背后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思路扩展到儿童文学周边问题中,其研究成果很好地呼应并印证了各界儿童文学专业人士的研讨。例如艾玛·露易丝·席尔瓦的《想象的地理学:大卫·阿尔蒙德的《我的名字叫米娜》和《纸船,纸鸟》》一文,梳理了阿尔蒙德的日本之旅与他的跨国书写经验之间的关系。陈诗雯的《全球市场趋势与中国和印度的儿童出版业》一文分析童书市场全球化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出版业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在本土文化产品和跨国出版物之间寻找平衡。儿童文学各界力量的整合与凝聚,以及研究

这些儿童的“所见所遇”渐成为他们的“所想所行”,成人是指路者,但儿童自身的主体意识的萌发,面对现实困境的积极作为,赋予“中国童年”生动的样貌。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熠熠生辉的儿童形象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一点即通的。他们会因顽劣而误伤了骡子、会在组合家庭中进退失据、会因为爸爸下社区而觉得没面子、会在服刑人员子女的标志下荒唐生长……尽管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情节设计中需要这些“必要”的抑扬,但也容易带来煽情叙事的“反噬”。显然,作家们对这一创作魔咒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非常注意把握好节奏和尺度,这也使得当下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儿童形象跳出扁平人物的窠臼,具有了各自的神采。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结构与写法

近期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紧扣着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关键点、特殊点,力图呈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此同时,在叙事结构上的精心设置成为儿童小说“儿童性”的重要指征

法国学者罗杰·加罗蒂提出了“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理念,认为现实主义可以包容、吸纳新的艺术元素。在当下现实主义儿童小说中,对题材选择、叙事结构、氛围营造与细节深描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探索。

正如前文所述,近期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都紧扣着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关键点、特殊点,力图呈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此同时,在叙事结构上的精心设置成为儿童小说“儿童性”的重要指征。在现实主义最常态的“正叙”模式中,时间的有序与空间的平铺往往同向而行。比如《长大后我想成为你》中,面对社区治理、繁杂日常的书写,徐玲通过远在西部边疆支教的妈妈的问候、奶奶的回忆等插叙方式,完成了对时间的诗性建构,使文本的厚重中不时闪现出轻盈之美;《冷湖上的拥抱》采用了倒叙、插叙,以及意识流等创作手法,通过患病爷爷不断闪回的记忆,极具画面感的场景穿插,产生出历史与现实、老者与少女间带有冲击力的戏剧效果;《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采用倒叙的方式,在开篇一声声“告别”父亲的祭奠过程中,一步步“走向”父亲的壮烈人生。父亲的失踪、寻回、复活、逝去,以及伺鸢人、牧人的荒野失踪,生成了峰回路转的文本张力,也以“生命有终点”的坦荡方式,既告慰着环保斗士的英灵,又彰显出万物有灵、生态循环的自然天道。

在《乌兰的孩子》中比石头还硬的馍、无糖的苦咖啡、酱油拌饭等等生动的细节描写,串联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让读者品味到一代核基地开拓者的举重若轻、诚朴雄伟。《冷湖上的拥抱》力图用充满镜头美感般的语言来闪现爷爷脑海中的“琥珀”一样的历史记忆;孟海云解读着爷爷年轻时的日记,与爷爷不时出现的混沌意识之间彼此印证;作为前一段婚姻中的孩子,孟海云想起从前任性时可以“甜蜜”地验证到母

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本届论坛的一大特色。

由于众多青年学者的加入,本届论坛充分彰显出令人充满期待的新生学术力量。这些学术新秀大多视野开阔,视角独特,具有新颖的见解,让与会学者感受到了优秀的学术品质和蓬勃的学术生机,清越的雏凤之声体现了儿童文学学科新生力量的崛起。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在海外高校留学的中国籍儿童文学博士生在论坛中崭露头角,他们的跨国儿童文学研究大多取材于中国或东方文化元素,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儿童文学的舞台之上,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例如胡馨月的《美国亚裔儿童文学中的跨国写作实践:林珮思幻想小说《花木兰:在成为利剑之前》的批判性分析》分析美国华裔儿童文学作家林珮思如何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将中国民间传说与当代现实相结合,并在作品中反映出跨国与融合的身份建构。高甜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只是一本“幼稚”古书?日本民间传说中童年的复杂性及其建构》将视线投向日本,讨论东方古典民间故事对西方近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以及这些故事的深层内涵在西方重述时发生的脱落和扭曲。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中国文化背景的儿童及教师将儿童文学文本作为跨文化教育资源时的阅读情况。众多青年学者的研究既立意新颖,又关注当下;既有宏观视野,也有微观细读;既有世界性眼光,又有中国文化底色。学科新生力量的崛起表明,我国儿童文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和路径正在不断向国际靠拢,在东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中,必将生发出更具新意、更加深刻、更富学术生命力的成果。

跨文化视角的真诚交流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互听取报告,互通有无,切磋研讨,实现了不同文化视角之间的真诚交流,契合了儿童文学“跨国研究”的题中之义。



亲的牵挂,如今她在茫茫荒漠的“冷湖”中,寻找一次关于亲情和人生意义的拥抱。这些场景和细节的深描,通过时空的连续和拼接,汇聚成了历史、当下以及未来的整体性。

用文化记忆召唤家国情怀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常遇到读者与作品主人公栖身于不同时代背景的问题,作家借力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构建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互文”、成人与儿童的情感“共鸣”,由此召唤儿童健旺的生命力,激扬出共同的家国情怀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读者与作品主人公栖身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且不论《琴声飞过旷野》对革命历史的追忆、《乌兰的孩子》《冷湖上的拥抱》对建国初期不同典型题材的深度挖掘,即便是像《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事关环保、《长大后我想成为你》事关社区治理、《我是乐豆》事关“乡村振兴”等诸多题材,与年龄尚幼的儿童的生活经验仍有距离。作家们纷纷借力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构建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互文”、成人与儿童的情感“共鸣”,由此召唤儿童健旺的生命力,激扬出共同的家国情怀。

《乌兰的孩子》将故事时间放置在1959—1964年这段核基地建设的特殊时期,通过严新文、薇拉等孩子的扎根成长来铭刻这段光荣伟大的荆棘路;《冷湖上的拥抱》通过爷爷不断的追忆、孟海云等年轻一辈配合爷爷“复盘”历史等方式,将石油人的青春与梦想悉数展现;杨志军将三江源的地理地貌、民风民俗,尤其是各类动物的习性、秉性和灵性,描绘得深郁苍茫。比如,救护站的动物们主动加入到寻找“失踪”爸爸的行动中并展现出独特的探究与合作的能力,人类对本地狼、荒漠狼的认识和误解,以及坦荡荡的牧人与贪婪的入侵者所构成的博弈与妥协,这些独具“三江源”特色的书写,让整部作品充满了生态文学广阔而深邃的美学意味;徐玲用足够的笔力、耐力、魄力构建了滨江社区的整体景观与立体网格,让“空间叙事”成为推动小说前进的源泉;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麻将房的关停、儿童之家的升级、社区老年大学的扩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立,以及繁重的疫情防控……这些像“绣花”一样的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社区工作,都在像李抒恒这样的党员先锋们的敬业实干、智慧创新中,一件一件地落实着。基于对重要历史和时代需求的关切,这些作品激发出包括儿童在内的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共鸣。

尊重儿童,敬畏历史,忠于现实,敏于生活,执于艺术,勇于开拓,这是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突破简单的“纯良”范式的重要途径。现实主义创作与儿童的伦理教化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优秀的作品是儿童通往世界的罗盘。在时空的镜像里,用理想之光照耀生活本真,召唤青少年的自我实现与其家国情怀融为“共同体”,用儿童自身的蓬勃力量,展示出作品的丰盈。

在圆桌会议版块中,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克劳迪娅·纳尔逊、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伊丽莎·韦瑟林、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吴玫瑛三位学者进行对谈,介绍他们共同主编的新书《劳特利奇儿童文学与文化指南》的经验,谈及该书在编纂过程中最为重视的是儿童文学理论框架和学术方法论的建构。在随后的研讨环节中,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学者泰勒·比克福德尖锐地提出,书中所建构的理论都要借助具体的案例才能得以验证,事实上,儿童文学跨国转向研究缺乏一个共通性的方法论,并询问在场的学者对此有何见解。在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朱自强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学术回应。他指出,比克福德教授的看法固然不无道理,但当下首先要做的是儿童文学跨国转向研究的具体实践,任何学科都需要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建设,必须先积累丰富的研究经验,随后才能上升到抽象的学术研究方法。这就像是登山一样,只有经历爬升过程中的艰险,才能最终摘取山顶上的理论桂冠。会场随处可见气氛热烈的学术论争场景,在尖锐而真诚的思想碰撞中,鲜活的议题被进一步深度思考,新的观点和想法被进一步激发,学者们跨越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促成了世界儿童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纵观本届论坛,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世界各国与会学者对儿童文学的珍视与热爱。“跨国”是崭新的学术术语,超越了以往“世界文学”“民族主义”“全球化”等学术概念。各国学者致力于从各种饶有新意的角度来研究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问题,但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一套权威话语体系,学界仍在探索它的内涵和外延,建构它的边界与研究方法,预测它的研究态势及可能取得的研究成果。正因如此,本届论坛才会显得如此前沿而新锐,充满生机和活力,为“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这一朝气蓬勃的学术领域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儿童研究中心副教授)